

張陌耘 / February 06, 2009 03:30PM

[與 聖嚴師父的法緣](#)

空花水月——與 聖嚴師父的法緣

我想那是民國94年春季之事。當時認識了〈如果還有明天〉一曲的作者劉偉仁先生，喚起我從小對薛岳這個人的深刻印象。那一天突然心血來潮，折返地換了好幾班公車前往東吳大學附近的妙侏寺，也就是安放薛岳骨灰之處。因為是突發之舉，竟穿著隆重的黑色絲絨外套，沒有傘沒有帽子，在午後灰暗的寒雨中摸索，找到了不算很難找的妙侏寺。可惜交通時間耗費太長，去到時寺門已掩，明日請早。透過門縫，寺內潔淨安寧。只好心中默禱：感謝薛岳對六歲的我早早帶來了死亡的啟示。不論你現在何處，都祝你平安。從半山腰下來，有一土地公廟，便走進去祈福。邊側置放許多書，吸引我目光的是聖嚴法師的寰遊自傳《空花水月》。當時，只聽過師父大名，並不很知曉他老人家。那時尚未皈依，對佛教之一切沒有概念，也不懂「結緣」這回事，只是心想：放在這裡就是給人拿的吧？但內心還是有一種偷竊的感覺(雖然是良善的偷竊)...想道：不然我看完再還過來，或者我再拿別的勸善之書過來擺著。現在想起來覺得有些不可思議，因為，大部分我看過的擺在佛寺廟宇的結緣品，多是佛經、佛書一類，我竟然在那間小小的土地公廟拿到師父的寰遊自傳！讀後，起先有點納悶：怎麼這麼平鋪直敘地記事？好平淡啊！怎麼不談些豐富深奧的佛理呢？然而，當時幾乎未曾受過佛教洗禮的我，耐心讀完以後，竟也獲得十分平靜、安詳的感覺。從師父的字裡行間，關於他在忙碌的弘法旅行之活動中，應對種種事物之心態與舉動，我慢慢體會到，這位大修行人始終是維持著這樣恬淡安然的心境，一點賣弄矯作都沒有，自然寫出來的文章，便是如此質樸真實的記事。

96年初，在哲學系已修習過一些佛學課程的我，因緣際會之下，參加了冬季青年禪七。前此沒有任何禪坐經驗的我，度過寧靜安然的七天。其間，瘦弱的師父還來看望我們這些年輕人，那是我今生唯一親眼拜見師父的時刻。末了，我淚求佛菩薩，但願有幸藉此機會皈依，就皈依了。佛氏門中，一赤誠心，有求必應。97年初，求受菩薩戒。僥倖啊！慚愧啊！正是師父住世最後一屆的菩薩戒。98年初，敬愛的師父圓寂了！修行怠惰、根器駑鈍的我，痛哭不止。家住內湖的我，慚愧地礙於某些因素，去一次總本山不是很容易。二月八號好不容易內湖區的菩薩同學大家租遊覽車一起上山，我又要去面試好不容易考過的工作，無法前往。我心裡，真的很想去山上一趟！對於這樣一個，為了現實生計，就不來送師父最後一程的劣質弟子，師父還是一樣慈悲。我昨天收到email：內湖區十五號加開一班車上山！不管自身多麼鈍根鄙劣，佛氏門中，一赤誠心，有求必應！南無阿彌陀佛！

弟子 張常福(陌耘) 叩首敬記

---